

JINBANG XIAOSHUO JINBANG XIAOSHUO

小说选刊

# 金榜小说

〔中篇卷〕下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选编

JINBANG XIAOSHUO JINBANG XIAOSHUO

XIAOSHUO XUANKAN XIAOSHUO XUANKAN

JINBANG XIAOSHUO JINBANG XIAOSHUO

XIAOSHUO XUANKAN XIAOSHUO XUANKAN

XIAOSHUO XUANKAN XIAOSHUO XUANKAN

JINBANG XIAOSHUO JINBANG XIAOSHUO

XIAOSHUO XUANKAN XIAOSHUO XUANKAN

JINBANG XIAOSHUO JINBANG XIAOSHUO

XIAOSHUO XUANKAN XIAOSHUO XUANKAN

JINBANG XIAOSHUO JINBANG XIAOSHUO

XIAOSHUO XUANKAN XIAOSHUO XUANKAN

XIAOSHUO XUANKAN ZAZHISHE BIAN

漓江出版社

选刊

金榜小说

〔中篇卷〕  
下

小说选刊杂志社 编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 挑担茶叶上北京 ..... 刘醒龙(1)  
    《小说选刊》1996年第6期 获鲁迅文学奖
- 涅 槃 ..... 李国文(42)  
    《小说选刊》1996年第7期 获鲁迅文学奖
- 天知地知 ..... 刘 恒(87)  
    《小说选刊》1996年第11期 获鲁迅文学奖
- 没有语言的生活 ..... 东 西(137)  
    《小说选刊》1996年第5期 获鲁迅文学奖和小说选刊奖
- 黄金洞 ..... 阎连科(166)  
    《小说选刊》1996年第7期 获鲁迅文学奖
- 天缺一角 ..... 李贯通(242)  
    《小说选刊》1996年第4期 获鲁迅文学奖和小说选刊奖

- 
- 大 厂..... 谈 歌(289)  
    《小说选刊》1996年第2期 获小说选刊奖
- 出手如梦..... 李大卫(331)  
    《小说选刊》1997年第1期 获小说选刊奖
- 永远有多远..... 铁 凝(350)  
    《小说选刊》1999年第2期 获小说选刊奖
- 谁翻乐府凄凉曲..... (满族)叶广苓(387)  
    《小说选刊》1999年第6期 获小说选刊奖

##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

今年的第一场北风从昨天天黑之后开始，刮了整整一个晚上。早上起来时，满地一派萧条萧瑟。门洞和台阶上，枯叶与杂草铺了厚厚一层，一些勺子似的枯叶里盛着浅浅的尘土沙粒。稻场上干净得如同女人那搽过雪花膏的脸，黄褐色的地皮泛着油光和油光中厚薄不匀的粉白。田野上滚动着带着牙齿的干燥气旋。往日绿色的风韵犹如半老徐娘，眼见着抗不住那几片飘飞的枯叶的诱惑。飘飞的枯叶是只鬼魂，一会儿上下跳跃，一会儿左右回旋，它呜呜一叫衰败的消息就响彻了。

石得宝嘴里叼着牙刷往门口走，他看见石望山扶着一把竹枝扫帚站在稻场中间。石望山是他的父亲。他父亲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家门前的这块稻场。通常被夜幕蒙盖了一回，日出后，稻场上总会堆有十几堆冒着热气的猪粪狗屎。鸡公鸡婆除了也做回小巧玲珑的龌龊之事外，一早起来总在这空荡之处使劲地筛着痒，抖落笼中憋坏了的羽毛，把地上弄成茸茸的一片。还有禾草枝叶，这些无翅无脚的东西，永远都会在黑暗中不声不响地来到稻场上。垅里能看见石望山扫地的人不是很多，他们通常只是看着被石望山扫得干干净净的稻场，然后提着裤子钻进稻场边各家的厕所。父亲在风中伫立，北风用头和尾戏着他的衣襟。石得宝刷完牙，一仰脖子咕啾啾嗽了一阵，他猛一吹，口水喷出很远。

---

\* 刘醒龙，湖北省人，1956年生。曾当过工人、车间主任。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村支书》、《凤凰琴》等中短篇小说多篇，其中《凤凰琴》曾获《青年文学》创作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伤心苹果》曾被《小说选刊》选载。

“这地不用扫了!”他说。

“天变冷了,早上别让风吹着,回屋吧!”他又说。

石得宝说了两句,石望山没有理他。地上有两行蹄印,一行是牛走过的,一行是猪走过的。石得宝感觉父亲也发现蹄印了。他望着父亲放下扫帚去到屋檐上取了一把锄头,然后一个个蹄印地修理那些小坑小凹。石得宝转身进屋,但那大的蹄印像是踩在眼里,小的蹄印则是踩在心里。他有点叹息父亲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媳妇在房里唤了一声,石得宝连忙过去,见她是要解手,就扶着她下了床,走到马桶边坐下。屋里水响一阵,他又过去扶着媳妇回到床边。媳妇往床沿一趴,要他拿条热毛巾帮忙揩揩下身,说是被马桶里溅起来的水弄脏了。石得宝拿来毛巾替她揩干净时,她嘴里不停地埋怨丈夫不该又起晚了,又倒不成马桶。媳妇从前四天开始就在发烧,而且不想吃任何东西,医生来看过两次总说是小毛病不要紧,但发烧总不见退。人弄得骨头像棉花做的,连马桶也无力端出去倒。石望山自己这一生没有给女人倒过马桶,他也不允许石得宝做这伤男人阳气的下贱之事。石得宝在媳妇病倒之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父亲的监督之下,父亲怕他夜里偷偷给媳妇倒马桶,将前门后门都上了锁,不给他以任何机会。石得宝没敢将这一点告诉媳妇,只说自己趁早上父亲还没起床时去倒马桶。但是父亲每次都比他起得早。

媳妇在床上躺好后,石得宝用手摸了摸她的脸。媳妇将他的手从脸上取下来搁到自己胸脯上,要他捏一捏。石得宝捏了两下,不忍心再捏,虽然心里有些挂惦,他还是能克制住。媳妇说对不起他,让他天天受累,自己又没办法慰劳他。他正想说老夫老妻的怎么还说这种话,石望山在外面叫起来。

父亲指着光秃秃光溜溜的小路远端。

“那是不是会计金玲?”父亲问。

“好像是她。”他回答说。

“我看就是她,你瞧那一双手摆得像电视里的人。”父亲言语中有些不欣赏的意思。

“这一大早,她跑来干什么?”石得宝问自己。

花花绿绿的小点点，从树梢慢慢滑到树根。山坡上的小路是挂在稻场边那棵树叶几乎掉尽的老木梓树上。老木梓树下落叶铺成一片金黄，树上雪白的木梓树子衬映着粗黑的树干。金玲从这样的背景里出现，让石得宝多多少少吃了一惊。

“这么大的坳子，怎么就你家的两个起来了？”金玲脆脆地说。

“难怪大家都要选你当村长，几代人都这么勤快。”金玲又说。

“还不如你哩，你一大早就赶了这么远的路。”石得宝说。

“哪里，我昨晚在得天副村长家里打了一通宵麻将，我赢了他们，不好意思提出散场，只好奉陪到底。”金玲说。

石得宝本来要提醒她，女人打麻将不能太熬夜了，一想起媳妇正躺在床上养病，就没将这话说出口。他只问了问都是哪四个人，听说除了她同副村长石得天，另外两个人也都是村干部，他心里就不高兴起来，忍了几下没忍住，就责怪他们不应该老是几个村干部在一起搓，最少也应该叫上一两个普通群众，免得大家说村干部腐败。金玲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如果同群众一起搓，群众赢了当然无话可说，赌输了说不定会背上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的罪名。金玲的话让石得宝笑起来。他将金玲让进屋。金玲没说正经事，却先进房看望石得宝的媳妇。两个女人拉着手说话，石得宝站在一旁，心里在不停地盘算可不可以叫金玲帮助将马桶倒了，他正在琢磨，媳妇自己先开口了。

“病了几天，马桶也没人倒。”媳妇望着金玲。

“男人都这样，别作他们的指望。”金玲说。

“想叫人帮个忙又没力气喊。”媳妇还在这上面绕。

金玲却岔开话题，劝她还是早点到镇上去找医生会诊一下。石得宝忽然生起气来，他冷冷地告诉金玲，这事不用她操心，他已经准备好，早饭后就送媳妇上镇医院去。金玲不在意地说他们本该早点去，时间拖长了病人吃亏。金玲接着告诉他，镇里通知他今天上午去开会，任何理由都不许请假，不许找人代理。镇上的会多，领导们总在布置任务。因为镇里住着地委的奔小康工作队，石得宝以为又是讨论落实检查总结前一段奔小康活动的情况，就叫金玲统计几个数字，好在会上汇报。石得宝要金玲赶快回

去,将那些数据准备好,早饭后在公路边等他。金玲却当即将一组数字报给了他:村办企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一,人平均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等等。看着金玲那口报鲤鱼十八斤的模样,石得宝在屋里找开了笔记本。找了一阵总算找着,他拿着笔记本一对照,立即指出金玲的数字不对,特别是村办企业,明明白白地只增长了百分之六。金玲告诉他,昨天镇里派人下来要数字,说是要,其实是摊派,全镇要求的增长数字是百分之三十。石家大垸村一向是拖后腿靠别人来填空洞,所以镇里只给了他们前面的那些数字。石得宝想了想,让金玲将她上报的那些数字都写在他的笔记本上。金玲一边记一边告诉他,镇里的数字也是县里压下来的,而地区在压县里,省里在压地区。中央压没压省里,他们都不知道。

“中央不会搞假的!”石望山在一旁突然说。

“那是那是。”石得宝边说边朝金玲眨眼。

金玲没有接话,她又提醒一次石得宝,别忘了去开会,也别迟到。石得宝知道镇里召开村长会议,谁迟到就要罚谁。金玲走后,他就忙开了,一会儿做饭,一会儿又去招呼媳妇洗脸换衣服,同时又吩咐父亲到门外去张望,托人捎个信,叫昨天约好的拖拉机提前点来。

拖拉机来时,已快八点钟了。镇上的会总是九点钟开始。石得宝拿了一只躺椅搁在拖拉机上,又将棉絮抱了一床垫上,这才扶着媳妇上去坐好。一路上媳妇直想吐,拖拉机停了几次,每次她虽然呕得比拖拉机的声音还响,但什么也没吐出来。

“我这呕吐怎么也会来假的哩!”媳妇不好意思地小声嘟哝,石得宝这才知道她一直在听着他们的一切谈话。

到了东河镇医院,免不了了一番忙碌,挂号,就诊,石得宝都是来回跑着步,后来医生开了一张条子,要石得宝领上媳妇去抽血化验。他一打听,光这一项就得花一个多小时,心里就有些急。他同媳妇商量几句后,就叫开拖拉机的小严帮忙照看一下,他到会场上转一转就溜出来。

他在镇委会院门口迎头碰上了丁镇长。丁镇长见了他很不高兴,说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丁镇长用手指磕得手表梆梆响。石得宝到会议室一看,全镇十五个村的村长已到了整整十位。大家都是熟识的,一见石得宝进



屋,就有人同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同村里的女会计一起到镇上逛街去了。有人装作不知道,故意问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有人提起石得宝前两年为了物色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会计,特地在全村搞了一次石家大垸小姐评选活动,历时半年,还聘请了几位城里的评委,但评委会主任是他老婆,最后终于选出一位让他老婆十分满意的女会计来。最后一句话让大家哄堂大笑起来。那人在笑声中补充一句,说石得宝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他自己的意思本来准备叫石得抱,长辈非让他叫石得宝。石得宝慢吞吞地反驳着,说那些人的思想一点也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懂得利用人力资源,女人丑不怕就怕不会利用。他用手指着笑得最响的那些人,说自己如果有事找他们办时,就派一个丑女人去,一天到晚跟在身前身后,让他们恶心得吃不下饭,最后绝对只有乖乖地将事情办了。石得宝这一说,大家突然都有了发现,纷纷说这一招用在讨债上肯定灵,让一个满头癞痢、不说话嘴里也流涎三尺的女人,往那些平日美女如云的老板办公室一坐,不出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将现金支票送回来。说着话,大家还要拿石得宝取笑,说这是不是他老婆用来对付他的高招。石得宝要大家别说他老婆,他说她现在躺在医院里还不知祸根在哪儿,别让她在那边打喷嚏,加重了病情。

正在这时,丁镇长走进会议室,问大家为什么笑。大家都不说话,石得宝主动说他们笑他找了一个丑样子的女人当村里的会计,是成心想减少到村里去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食欲。丁镇长板着脸叫他们别这么损,他说自己若真的想在哪个村吃饭,就是有满头癞痢的女人坐在对面,他也照吃不误。他这一说,一屋的人再次哄笑起来。丁镇长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幽默,他马上发现情形并非如此,便半是恼怒地说他今天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这群地头蛇。大家以为接下来会宣布开会,哪知丁镇长又出去了,他说哪怕缺半边人也不开这个会。

丁镇长说得出做得出,有一个村来的是副村长,他当即将其撵回去,非要村长自己来不可。石得宝坐在会议室里,心却飞到医院了。熬到十点半钟,丁镇长才宣布开会。他第一件事就是收会议迟到的罚款,钱不多,每个迟到的村长只需掏五角钱,但必须由迟到者亲自送到主席台上交给他。

石得宝掏出钱往前走时,脸都红破了。第二件事是由他自己宣布自己在镇党委书记老段到地委党校学习期间全面主持镇里的日常工作。他说完主旨后顿了顿,石得宝以为他是在要掌声,就带头鼓掌。四周有响应,但不热烈。丁镇长在主席台上说着那些可说可不说的话,石得宝在台下想起别的。现在冬播已结束,按季节是上水利建设项目的时候了。但段书记走前布置工作时已明确说了今年镇里不搞大型项目,由各村自己安排,项目宜小不宜大,让老百姓有个休养生息的空隙。另外一个就是计划生育,因为就要到年终了,多数在年前年后结婚的青年,差不多都在这时候生孩子,许多生二胎三胎的往往也夹在其中,趁浑水摸鱼,所以一到年底总免不了要大抓一阵计划生育工作。

石得宝没想到丁镇长布置的具体任务只是每个村向镇里交两到三斤茶叶,按村大村小来分,石家大垸村是全镇最小的村,自然是最少的两斤。石得宝正在奇怪丁镇长怎么杀鸡用牛刀,为几斤茶叶的事还这么正儿八经地开大会,并且一斤一两地分得清清楚楚,丁镇长就开始细说具体的要求了。

大家一听说这些茶叶必须是冬天下雪时现采的,不能有半点含糊时,顿时一个个面面相觑。有人忍不住当场问起来,说是茶叶从来都是春天和夏天采摘,冬天采摘这不是违反自然规律吗?丁镇长解释说这是县里布置下来的,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他还告诫大家,这事不要向外张扬,避免产生不利影响。将来哪个村里出了娄子,就找哪个村里的干部追究责任。丁镇长要各位村长回去先做好准备,哪天下雪哪天就及时动手,到时候他会派人到现场去督察的。丁镇长也不等大家说话,一只手拿起桌子上放着的那只不锈钢保温茶杯,一边起身一边宣布散会。

出了镇委会大院,几位村长在商量找家餐馆点几个菜聚一聚,问到石得宝时,石得宝没有同意,他要到医院去招呼媳妇看病。他匆匆地赶到镇医院,找了一阵没有看见媳妇的人影,回头再看外面的拖拉机也已开走了。他估计媳妇一定是看完了病,先回家去了。如果是这样她的病情一定不算严重,要不然就会留在医院住院。石得宝这么一想,也就放下心来,他

扭头走出医院，穿过镇里的主要街道往镇中学方向走去。

正在低头走着，街边忽然有人叫他，一看，那几位村长正坐在一家餐馆的门口。石得宝应了一声正想走，其中一个人跑上来扯住他就往餐馆里拖，然后将他按在一张桌子旁，他坐下来一看，开会的村长们几乎都在，石得宝正要开口，有人说除非他老婆要死了，不然就不许他走，因为谁叫他走了又回头哩！另外几个人都说他们正好可以私下开个会，扯一扯这冬天下雪采茶的事。石得宝本来打算到中学去看看读高二的女儿亚秋，眼看着走不脱，他只好安心等酒菜上来。不一会儿就有人端来一只热气腾腾的火锅。火锅有脸盆那么大，下面的炭火还没旺，有一股子猫尿臊，但大家都说好香。石得宝也闻惯了。家里存放的木炭，总是猫最喜欢撒尿的地方。一到冬天，只要一点燃木炭，那股浓酽的味道是垵里家家户户温暖将至的前兆。十几个人围在桌旁，挤得像一群猪娃在槽边抢食的模样。也没有什么好菜，三斤肉三斤鱼，外加猪血豆腐白菜和腌辣椒，切好了一齐烩入火锅里，锅里才刚刚冒出几个气泡，就有人将筷子放进去捞了起来。

几杯酒一喝，大家就议论起采冬茶的事。村长们一猜就猜出是上面在想新点子给更上面的人送礼。大家都大为不满，说巴结领导也不应该挖老百姓的祖坟。村长们都是内行，他们非常明白，十冬腊月茶树是动不得的，莫说掐它那命根子芽尖尖，就是那些老叶子也不能随便动。不然的话，霜一打，冰一冻，茶树即便不死也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有人开口骂起来，石得宝马上劝开了，说这事还是不在外边议论为好。他这一说，立即就有人问他有什么好办法。石得宝也没有什么办法，现在茶场都承包到私人，让他们采冬茶等于让他们自己砸自己的饭碗。酒喝到差不多时，有人提出各个村联合起来进行抵制。这话一出，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石得宝见说话的人很尴尬，就劝他放心，在这儿说的话不会有人往外传，谁要是往外传，他就带头将这些都栽赃到谁头上。他这一说，好多人都连声附和，说是这儿说的话就在这儿忘记，不许带到门外去。渐渐地，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大家不再说采冬茶的事。反正离下雪还早，水还没开始结冰，等事到临头再说，能躲就躲，不能躲时总会有个解决办法的。因为这样的任务完不除了说党性不强以外，总不至于落得什么处分。

散席时,餐馆老板一算账,每人也就十一块五角钱。大家分别拿了自己的那份发票,付了钱,出门后各奔东西。

石得宝依然往中学方向走。出了镇子,过了一道小河便是中学,操场上到处都是蹦蹦跳跳的学生,石得宝一不留神,一只皮球刚好砸在他的身上,学生们有些不好意思,他摸着砸着的部位说没事没事,并一伸腿将皮球踢了回去。操场上没有亚秋的影子,寝室里也没有,虽然还没到时间,他还是找到教室那边,一看亚秋真的正在那里埋头看书。石得宝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递给亚秋,他叮嘱女儿不可太用功,该休息还是要休息。亚秋说期中考试她只得了第二名,期末考试时她一定要将第一名夺回来。见亚秋这副用功的样子,他心里想好的事有点不好开口,犹豫一阵他还是说了出来。他要亚秋今天下午下课后一定回去一趟,看看妈妈,顺便帮妈妈将马桶倒了。亚秋撇着嘴说爸爸和爷爷都是封建头子,对马桶连碰也不愿碰一下。石得宝还要说什么,上课的铃声响了。

回家时,石得宝拦了一辆回村里去的机动三轮车,大家都管这种车叫三马儿。石得宝同车上的人一样付了两块钱,开三马儿的人嘴里说着不好收村长的钱,但伸出的手一点也没犹豫。半路上,碰见那辆拖拉机迎面而来。石得宝正要打招呼,拖拉机忽闪一下擦身而过,他看见挂斗上的躺椅和棉被都不见了。

“村长,我怎么听说镇里给每个村都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开三马儿的人突然回头说。

“没有哇,我怎么没听说,你倒先知道了。”石得宝有些吃惊起来。

“你别瞒我,是任务总要往下布置的,不如先吐露一点风声,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免得到时候一开会就吵架。”开三马儿的人说。

这话是实话,每次村里开会分配任务时,家家户户总是吵闹个不休不止,哪怕是只多出一块石头也决不让步,他们担心这回多一点下回就要多两点,再下一回就会多三点。石得宝向他们保证也没用,非得当即扯平均不可。

“这话你是从哪听说的?”石得宝开始反问。

“是丁镇长到车站送客时,同人聊天时说出来的,他没有明说是什么

事。”开三马儿的人说。

石得宝开始不明白丁镇长为什么自己又在往外说，后来，他也觉得这是丁镇长在故意放点风出来。石得宝想了想后他也放了点风，说是镇里开会是为了茶叶的事。车上的人一直都在竖着耳朵听，只是没有吭声。听到石得宝一说，他们立即松了一口气，纷纷说自己还以为又要有什么摊派任务要下来，如果是茶叶的事，他们就放心了，大不了是为了定明年的特产税，茶叶树就在那儿长着，谁都可以去数有多少棵，想多交办不到，想少交也办不到。大家一松气，石得宝心里却紧张起来，他一点也没有办法预料村里人听说要他们采冬茶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他担心他们现在越放松，将来反应越强烈。

一到家，石得宝就看见石望山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红薯在大口大口地啃着，红的薯皮和白的薯浆在嘴角上闪着各自的光泽。石得宝走拢去时，石望山出其不意地给了他一个耳光。石得宝被打懵了，捂着脸下意识地叫着问父亲这是为什么，石望山不说，叫他只问自己的媳妇。

果真问过媳妇后才知道，媳妇在医院检查后见不是什么大病，就拿了些药自己坐着拖拉机回来了。进屋后她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解过小便，不料起身时人突然昏倒在地上，父亲在堂屋里，干着急不敢进房动手帮儿媳妇一下，只好跑到隔壁喊别的女人过来，石得宝这才明白为什么一坑的男女见到他时，一个个都在捂着嘴笑个不停，他心里也有几分不好意思起来。石得宝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告诉媳妇女儿亚秋天黑时可能回来，媳妇果然笑了一笑。他又将这话告诉石望山，父亲那像麻骨石一样的脸上，也有了些喜色。

石得宝到菜园里弄了一些菜。正在换季，刚被拔掉的辣椒禾上有不少很小的辣椒。石得宝将这些嫩辣椒摘了一些，又挑了一大把嫩辣椒叶子，其余正在地里生长的白菜和萝卜，也一样弄了够炒一碗的。回屋后，他又捉了一只母鸡杀了。媳妇躺在床上叫他杀那只黄公鸡，石得宝没有做声，背地里打的是另一番主意。媳妇病了不能吃公鸡，他不能让她在一旁白白看白闹。

天黑之前，亚秋果然回来了，她一进屋就直奔母亲的房里。石得宝在

厨房里做饭,耳朵却在听她们母女在说笑什么。这时,石望山在外面叫来客了。石得宝探头一望,是镇里的宣传干事老方。老方一进屋就大声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今天这餐酒他是喝定了。石得宝心里不高兴,却又没有办法,只好装出些笑色来请老方赏光留下来吃顿便饭。老方说 he 来找石得宝有事要了解,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必须以工作为重。

老方刚坐下,亚秋便端着马桶从房里出来,一步也不绕地擦着老方的身子走过去。石望山追出来在门外等着她回来后,小声责骂她不懂事,不应该在客人面前倒马桶。亚秋也不争辩,端着马桶一寸不差地从原路返回房里。

隔了一会,屋里的鸡肉香味更浓了。亚秋从房里钻进厨房,一边同石得宝说话,一边悄悄地拿了一只碗,将锅里煮熟的鸡肉盛了大半碗,端进房里。石得宝开始时一直在埋头往灶里添柴,发现后他叫了几声亚秋。亚秋把房门一掩不见了。

石得宝正担心老方敏感到了,老方就在堂屋开口叫起石得宝来。他丢下火钳跑出去,老方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搁在桌子上。人转了身才说他没有带什么东西来,这点钱留下给石得宝的媳妇买点东西补补身子。石得宝说这不是屁眼屎撒反了吗,他追到门口拉了几下怎么也拉不住老方,他就借口说不是还有事情要了解吗。老方说天色不早了,他得早点回去,需要了解的事请石得宝明天上午到镇委会去谈。

老方骑上自行车毫不犹豫地走了。

石得宝没有怎么说亚秋。石望山一个人将话都说了。他说亚秋是一碗饭养大的,总以为自己读书多,一点也不懂人情世故。就是要饭的赶上吃饭时主人也要给上一碗,何况老方是镇里的领导。亚秋不示弱,她说爷爷和父亲总是对那些作忍让,使他们老是沾便宜,结果是害人害己。石望山很生气,叫着要石得宝的媳妇打几下女儿的嘴巴。亚秋回到房里,拍了两下巴掌后,大声说妈妈已经打了我,并哭了几声。石得宝怕石望山气出毛病来,就大声喝斥了亚秋,不让她再闹下去。

吃饭时,石望山就已消气了,他只是遗憾地说了两次没有个客人,好酒好菜都不香。

亚秋一回，石得宝的媳妇病情就减轻多了，晚上睡觉时，她主动抚摸了石得宝几下。石得宝问清她的病是妇科急性炎症，就想起自己每次往媳妇身上爬时，媳妇总抱怨自己不肯将下身用干净的水抹几把。他避开这个话题，将上午镇里开会的内容告诉媳妇。

“天啦，这种事亏得他们能想出来！”媳妇惊叫道。

“我们也奇怪，他们在上面怎么能够凭空想出这种鬼点子哩！”石得宝颇有些慨叹。

“在这些事情上，有些人的确真有水平。”媳妇说。

“他们水平高，也胆大，敢说敢做，可是我怎么开口向村里人说哟！”石得宝说。

“这种事只要你一做，管保下一回村长就选上了别人。”媳妇说。

“算了算了，别说这个。”石得宝有些心烦。

这垸和这村虽然叫石家大垸，但人口却是少数，主要是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这垸里狠狠地杀了许多姓石的人，当时垸里的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们才搞清楚石家的一个人在北京做了共产党的大官。石望山叫他十三哥。小时候他们常在一起放牛。十三哥给石望山写过一封信，却从来没有回来过。因为这个缘故，石家的人一直当着这个村里的头头。但这几年搞选举，同族的总帮同族的人，石得宝当了三届村长，但得票一年比一年少，最近一次，他只比半数多了十几票。

石得宝一直想到半夜，他听见媳妇在梦里还在惊叫着下雪天怎么采茶。他突然忽发奇想，要是今年冬天不下雪那该多么好。

第二天一早，石得宝起来送亚秋上学。屋外北风已不再吹了，稻场上很脏乱。石望山手中的竹枝扫帚在清晨的原野上刷刷地挥响。石得宝经过他身边时，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石望山忽然问石得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难于启齿。石得宝回头张望，见石望山仍是低头扫地的模样。亚秋在一旁撵着木梓树上的一群鸟，石得宝又一次望了望石望山，那边的目光并没递过来。他刚转身，身后又说要他不要太忧虑，会伤身子的。石得宝没有再回头，他叫上亚秋，踩着重重的露水草朝田野中央走去。

田野里四望无人,几堆已烧了几天的火粪在互不依靠地各自吐着青烟,有浓有淡,有轻有重,或细或粗地袅袅缠绕着,深秋的凝重中因此透出些轻盈。

“爸爸,你是不是有外遇了?”亚秋突然问。

石得宝吓了一跳。

“你一定是有外遇了,不然不会这么心事重重。”亚秋继续说。

“别瞎说,好像一担心事就是在搞婚外恋,我是在想工作。”石得宝说。

“村里人都在自谋生路,连脑袋都削尖了,你一个破村长有什么工作可做。”亚秋说。

石得宝摸了一下亚秋的头,他知道有些话是同孩子说不清的。但他还是告诉女儿,上面千条线,下是一条根,上面几级布置的任何事,最终都要归结到小小的破村长身上,别看他无职无权,可哪一件事离了他就办不成。他挥手拦住一辆三马儿,看着亚秋远去的背影,他轻叹了一口气。石得宝料理完媳妇,自己又来到公路上拦了一辆三马儿,到镇里去见老方。

老方找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是因为要写一篇新闻稿,需要摸一下各村的情况,特别是有关的有趣例子、小故事等。石得宝讲了一阵,老方都不满意,索性就摆手让石得宝走了。石得宝在镇委会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还没见到了镇长,一上午的时间就完了。他往外走时,正碰上老方拿着碗到食堂里打饭。老方坚持要他在镇里吃了饭再走。石得宝因昨晚的事不好意思,整个吃饭过程他都没有抬头看老方一眼,直到碗里空了,他才对老方说自己吃好了。老方饭后又拉他到房里坐会儿,喝杯茶。老方越是亲切就越让石得宝感到心中有愧。喝茶时,他们很自然地聊到茶叶的问题上,老方已知道丁镇长要各村下雪天采茶的事,他告诉石得宝,现在党的三大优良传统的提法已变了,叫做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采冬茶的事就是为了密切联系领导。它是镇里段书记发明的,后来又引起县里的重视,成了县里头头们打开省城与京城大门的秘密武器。石得宝很奇怪段书记怎么会想到如此怪招。老方就说一招鲜吃遍天,虽然只是一点茶叶,由于是冬天下雪采的,别人没有,领导一下子印象就深刻了。别的东西都是大路货,一重复领导就容易搞昏头,况且别的东西



送多了还有行贿受贿等腐败之嫌。斤把两斤茶叶算什么呢，不就是见面递根烟的平常礼节吗！老方说得越轻松，石得宝心里越沉重，他怕这件事无法完成。老方不当一回事，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

石得宝告辞出来，正好碰上一上午没碰上的丁镇长。丁镇长迎面就摔来一句，说石家大垵村过去做事总是中游偏下，他希望这回他们能出个风头当个上上游。石得宝正说自己能力有限，丁镇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要他回去早作准备，今年气候有些反常，夏天已是比往年热，据说冬天也将比往年冷，下雪的日子可能提前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丁镇长还提醒他，别让区区两斤茶叶给难倒了。石得宝嘴上说不会，心里却着急起来。

石得宝临走时，问了问今年的民政救济金什么时候能发下来，丁镇长说是光到了指标，钱款还未到。丁镇长又说将来哪个村没有完成镇里下达的任务，他就扣发哪个村的救济金，让那些日子过不去的人都到村干部家去过年。石得宝只将丁镇长这话当做说笑之词，并没有往心上搁。

半路上几个本村的人拦着问他镇上开会是不是为了救济金的事，他们还等着它买过冬的棉衣，石得宝只好说就要下来了。

回到家里，石得宝见媳妇下了地，坐在稻场上晒太阳。一个星期以后，媳妇的病完全好了。石得宝好久没同她亲热，几个晚上接连着没有空闲。这天晚上他正在媳妇身上忙碌，媳妇说外面下雨了。他没心思听屋外的动静，直到忙得浑身酥软才歇下来。

冷雨果然打在窗玻璃上，脆脆地响。

石得宝翻身爬起来，打开电视机，收看晚间新闻后面的天气预报。等了几十分钟，天气预报不仅说这一带没有雪而且连雨也没有。他关了电视机生气地对媳妇说，城里的人只关心大环境，不管小气候。他钻进被窝，媳妇抱着他，刚将他身子偎热，他突然推开媳妇披着衣服再次下床。媳妇问他去哪儿，他说到父亲房里去看看。

刚好这时那边屋里传来一串咳嗽声。

石望山正坐在床上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看《封神演义》，一边看一边念念有词地小声叨咕着。石得宝上前叫了一声，石望山手里一哆嗦，《封神演义》差一点掉下来。